

当代女作家情爱小说丛书

紫
月
亮
丛
书

为
青梅 著
谁痴狂

山东文艺出版社

当代女作家情爱小说丛书

青 梅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痴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谁痴狂/青梅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3. 5
(紫月亮丛书)
ISBN 7 - 5329 - 2136 - 0

I. 为… II. 青…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406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 sdpress. com. 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 sdpress. com. 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威海日报印刷公司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8.75 插页/2 千字/179
印 数	1—5000
定 价	14.00 元

战乱中，林志谦拉住巧巧的手说：“妹子，哥不送你了，你随着他们走吧。”林志谦望着身边匆忙奔走的难民们，炮火轰击了他们的家园，战争剥夺了他们的安宁，连年不断的烽烟烧焦了他们的土地，为了生存，为了饥饿，也是为了反抗，他们背起了包袱拉着儿女扶着老人踏上了南下或者北去的征程。南方失陷了，那就奔北方逃命吧；北方戒严了，那就随命吧，走吧，走吧，走到哪里是哪里。

“哥，我舍不得你走。”巧巧十六岁了，是林志谦在一个漫天大火的村庄里，从火舌中抢出来的，她的头发被烧焦了，仍然散发出焦糊的气味，巧巧的家人则在火焰中魂飞烟灭了。

“妹子别怕，你们向前走吧，走到遥远的农村去，去泰山吧，去平阳县吧，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林志谦怜惜地帮巧巧拉了拉蒙在头上的围巾，说：“过一阵子，我就到平阳的紫云村找你。”

巧巧含着泪点了点头，汇入人流中。她等着林大哥过一阵子来看她，谁料这“过一阵子”竟等了十三年。

十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六〇年的初秋，金天亮家迎来了他们尊贵的客人，已是解放军某团团长的林志谦来看他的巧巧妹妹了，还带来了他十岁的儿子林鹏。

巧巧逃难逃到紫云村，她被紫云村漫山遍野的紫丁香给迷醉了。这里是一片宁静与祥和，听不到轰隆隆的炮声和厮杀声，这里的紫丁香香气弥漫，袅袅升腾。好一个世外桃源！好多难民停住了脚步，有更多的难民却一直朝前走去。巧巧第一个跪在了紫丁香下。她流了泪，不知是为了感恩还是因了劳累或者是为了别的什么。巧巧被金天亮的老娘拉进了自己的家中，吃了一顿饱饭。金天亮的老娘慈眉善目地问：“好闺女，留下来，给我儿当媳妇中不？”

巧巧抬起头，看见虽不伟岸却也挺拔的金天亮正瞅着自己，不禁脸儿一红，垂头不语。

三天后，巧巧成了金天亮的媳妇。紫云村，为什么叫紫云村呢？巧巧爱着丁香的忧郁和脱俗。“你看，巧巧。”子夜时分，金天亮忽然叫着巧巧推开了窗棂。巧巧惊呆了，面前近在咫尺的山峦在西天一轮明月下郁郁葱葱，一层一层一层的或卷或舒的紫色的云慢慢涌来，就要涌到眼前了，有着突兀的立体感。云儿慢慢从山的底部绕满了山的整体，整个窗外包括原野全都笼罩在了一片博大的紫色云雾中，像是到了仙界。巧巧甚至还发现那几朵厚重的云竟是一位披着长发甩着水袖的美丽少女。这样的美景持续了半个时辰，方才渐渐地稀了淡了，以至于完全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巧巧站在窗前惊呆了。

金天亮说：“巧巧，快睡下吧。要看，有的是时间哩，每个月圆之夜它都会出现的。”

“真的？”巧巧瞪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爬上床来问。

“真的。”金天亮搂过巧巧，贴在她的耳边说。

巧巧给金天亮生过一个女儿后，肚子就没了动静，这可急坏了天亮的娘。但天亮说什么也不愿巧巧再生了，他见不得她生女儿时那样子的疼痛。老娘就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天亮！”天亮装作没听见，拿了镰刀就下地了。巧巧领着女儿跟在后面。

巧巧的女儿灵儿冲着奶奶扮了个鬼脸，也跟随着爹娘出了门。

金天亮的老娘终于一病不起了，不几天竟兀自而去。金天亮披了麻带着孝，说：“娘，儿子不孝啊！”

林志谦和儿子林鹏的到来，沸腾了整个狭小而温顺的紫云村。金天亮上街狠了狠心割了一斤肉又沽了一斤老白干，这可是很奢侈的享受啊！巧巧亮亮的眼睛瞅着林志谦，年龄大不了多少的灵儿和林鹏亲热地去了村头的紫云河，河水弯弯地流着，绕着村庄娴静地潺湲着。林鹏说：“这里的丁香真美，难道就没有别的色彩了吗？”

灵儿眨着好看的丹凤眼说：“有哩，不多的，只有三棵白色的丁香树，在山上呢。”

林鹏和灵儿去了山上，在密密匝匝的紫丁香的丛中果然有三棵树冠大、枝干粗、花朵繁的白色丁香树。洁白的白色在忧郁的温和的紫色丛中，很是耀眼，洁白的白丁香也染了些许的伤感，只不过这伤感在万紫丛中却多了份俏皮和不甘寂寞。这使得整座大山透出一股仙凡不明的灵气来，林鹏在这样的灵气中痴迷痴醉了。

巧巧说：“哥，你终于来看妹子了，你终于让巧巧给盼来了！哥，我盼了十三年哪！你瞧咱灵儿虚岁都十三岁了，鹏

儿也十多岁了吧？”

林志谦也唏嘘着说：“整十岁了。”

巧巧撩起衣襟抹起了泪，说：“哥，你就狠心让妹子独自这些年哪！”

林志谦慈爱地抚了抚巧巧那依然秀丽的头发，笑着说：“咋？巧巧，哥就这样的跟你苦大仇深呀？”

巧巧扑哧一声笑了，眼角还挂着泪。

金天亮对林志谦是毕恭毕敬的。这位没有血缘的大舅哥，当年若不是他英勇地从咝咝狂嚣的火舌里救出巧巧，他金天亮十有八九至今还是孤家寡人一个呢。

林志谦看得出巧巧和灵儿在金天亮心中的分量，他很高兴也很满意。他经历过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他喜欢甚至是奢望这种粗茶淡饭、相濡以沫的平常人的幸福。他在巧巧和金天亮的感恩中喝了好多的酒。在部队，他是位声名显赫的团长，而且战功卓著。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剩下的日子他想是该好好享一下福了。

巧巧问：“哥，大嫂哩，你不带她一伙来？”

林志谦抬起了已慢慢浸出了潮红的眼眸，说：“她哩，革命得很，放不下手头的工作，是个工作狂。”妻子吴玲确实很革命，她是部队驻地的县城里响当当的妇联主任，工作得很出色，受到过上级部门的多次嘉奖，这让她狂野的妇人心不由得像脱缰的野马，无所羁绊且勇往直前了。她是有政治抱负的，不过林志谦不喜欢她的政治抱负或者应该叫政治野心，林志谦喜欢有女人味的女人，女人应该是男人回家时窗口亮起的那盏温馨的灯，女人应该是男人心累神伤时无言

的依偎，哪怕她的肩膀娇嫩。可是，吴玲不是灯盏也不是小鸟依人，她是火，是风，是风风火火来去匆匆的大脚步；她是辣，是泼，是泼泼辣辣大刀阔斧的斩棘手。林志谦不是不懂得爱女人，而是因为一直无缘相遇到需要他的爱的女人。林志谦在这一点上是落寞的，是郁郁不得志的，好在，他还有个儿子林鹏白桦树一样地生长着。

金天亮又给林志谦斟了一杯酒，说：“哥，你和鹏儿在这里住上一阵子，一来和巧巧叨念叨念叨这些年她的心思；二来嘛，也在这紫云村散散心，紫云村灵性着呢。”

林志谦端起酒杯并不直接去饮尽了它，他认真地看着巧巧和金天亮说：“就是哩，你们没见我让警卫员都回去了吗？我是打算在这儿好好歇歇脚的，这里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嘛。当年我受了伤，是紫云村的于老妈救了我。她那时六十七岁，身子还硬朗得很。她背着伤口溃烂的我躲进了山洞之后，每个夜晚都给我送饭，她是我的恩人哪！”

金天亮说：“哥哩，别看兄弟我也有三十一二了，可也只记得于老妈的几点轶事，那是四七年的一个晚上，整个村庄瞬间被敌匪合围，枪声大作，喊着要活捉于王氏。于老妈判定突围无望，便用铁锹挖开庄内菜园地一大户人家的坟墓钻了进去，一呆就是七天。想想在阴森森的墓穴中与累累白骨为伴，就是七尺男儿也会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啊。她生过仨儿，却只活过来一个于老三，还是个又聋又哑的人，找了个半癫的媳妇，养了仨闺女。于老妈要是活到现在也得有八十几岁了吧？”

林志谦说：“又过了二十年了，她要是活着该八十七岁

高龄了。可惜啊，我找到部队的第二年就听到消息说于老妈去世了。那时我很伤心也很难过，我多想亲自来给她老人家培一把土，磕一个头啊！可是革命尚未成功，我不能做了逃兵，我想只要我们胜利了，全国的被压迫的人们都翻身做了主人，这就是对于老妈最好的报答啊。”

巧巧接过话茬来说：“哥，后晌咱去给于老妈上上坟去吧。”

林志谦说：“好，哥这次来就是要了了这份心愿哩。”

林鹏晚上和父亲和金天亮挤在了一张大床上，巧巧和灵儿一张床。巧巧说：“哥，让鹏儿跟我们睡吧，你们三个人太挤了些。”

林志谦就侧过脸来问林鹏：“鹏儿，你愿意跟巧巧姑和灵儿姐一块睡吗？”

林鹏腾一下子涨红了脸，他嗫嚅了半天说：“不，我不，我跟爸爸睡。”

林志谦和金天亮哈哈大笑起来，林鹏的脸更红了。

巧巧用手指刮了一下林鹏的小脑袋瓜说：“臭男伢子，想跟我们一块睡，姑妈还不要你哩。”

灵儿只拿一双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他。

夜，是香的，只有紫云村的夜才是香的；夜，是静的，只有紫云村的夜才是静的。村外的紫云河窸窣窸窣唱着一首古老而绵长的歌。林鹏的梦又香又甜，那是怎样儿的一坨紫云正升腾了来，但这还不是月圆之夜，灵儿不是说过吗，

要等到月圆之夜才有这样的美景哩。可，这是什么？这不就是灵儿及巧巧姑妈向他描述过的一轮金黄圆月下的美景吗？紫云美而修长的手臂，云卷云舒；紫云升腾着涌来，涌来，涌来，像是立体电影；紫云径直朝林鹏而来。这样紫色的云朵，这样伤感而富有罗曼蒂克的色彩，震撼了林鹏，林鹏张大嘴巴却发不出声音。忽然这样的紫云竟幻化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妇向他扑过来，压过来……他啊的一声猛地坐起身来。

黑暗中传来林志谦的声音：“咋了，鹏儿做噩梦了？”

林鹏已坐在黑暗中，他钝钝地说：“没，没有。”

金天亮用火柴点燃了那盏油灯，一豆萤火顿时照亮了整个屋子。金天亮问：“鹏儿，你是不是睡不习惯俺山套套里的木板炕？你们部队有电灯亮，这山沟沟里着真是太黑了，你是不是不习惯？”

林鹏还在认真回味他的梦，金天亮说了什么他没有听见也没有回答。

林志谦咳了一声说：“没事吧？没事就躺下。天亮你把油灯灭了吧。”林志谦又对金天亮说。

金天亮“噯”了一声，鼓起腮帮要吹油灯时，里间里的巧巧说：“噯，别吹了，亮着吧，鹏儿是怕黑哪。”

金天亮又“噯”了一声，复又躺下。萤火随窗外吹来的风摇摇曳曳，林鹏再无睡意了，他相信屋子里的大人们也没有睡，因为当他听到村子里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哀嚎时，全屋子里的大人们都一下子支棱起了耳朵。

巧巧说：“天仲家环儿姐要生了，不知顺利吗。早该生了的，却拖了这许多的日子。”

金天亮和林志谦谁也没说话，他们的耳朵里满是个叫环的女人的声声的哀嚎。这是在宣战吗？这是在向生命向人生宣战吗？林志谦反复在心中叩问着，沉思着。

在公鸡报晓的第一声长鸣中，大人们争先恐后地起了床，仿佛是听到了号角。巧巧当即就拿了攒了好久的鸡蛋要去金天仲家。灵儿也醒了，她要拉林鹏去看，巧巧回过头瞪了她一眼说：“看啥哩，女娃娃家的也不知羞。”灵儿不悦地撇了撇嘴，却也不再跟去了。

林志谦和金天亮点上了一支烟，不一会儿淡淡烟草的味道就飘满了屋子。天雾蒙蒙的有了一丝麻麻的亮，西山头还留有一柳叶儿宽的弯弯的上弦月。林志谦说：“天亮，晌午我们去于老妈的坟祭奠一下吧。”金天亮说：“好。”

林鹏和灵儿坐在小凳上看窗外的抑郁的天空，谁也没有说话。林鹏还在想着他的梦。灵儿不知在想着什么，她一会儿看看林鹏，一会儿又转头去看外屋里坐着的两个大人。

巧巧回来了，从饭棚里抱了一抱谷秸又走了。巧巧的脚步有点儿不稳。天亮和天仲是处在五服沿儿上的兄弟，巧巧和环特别投脾气。环要是出了什么事，巧巧怎么办呢？

丁桂飘香的这个挂了一钩柳叶月的夜里，金天仲的女人环痛苦地躺在低矮的茅屋里的床上。床板已有经年，它似乎无法承受女主人的每一下歇斯底里的动作，它发出了吱嘎的躁乱声。

终于一声嘹亮的哭声，把窗外一弯上弦月惊醒了，月儿

无言地望着紫云村，望着紫云村的土地。金天仲把女婴抱在怀里，跪在床前。看着他的女人环有一匝没一匝地喘着气，他慌乱起来不安起来，低声地祈求说：“环，求你……求你坚强起来。”

那个在二十八岁才艰难生产下第一胎的女人环，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室内一片安静，那个孩子竟不再啼哭。女人怔怔地看着窗外稀稀的月光出神，许久方才幽幽地说：“叫她紫云吧，我在梦里看到一片紫云涌来了呢。”女人的神色现出一丝欣喜，忽而又痉挛似的一阵挣扎，苍白的女人留恋地望着男人和娇女。她伸出的手，没来得及握一下她所留恋的，突然地垂了下来。苍白的女人像纸一样地苍白。

金天仲几乎不敢相信，女人竟是如此狠心地撒手而去。他对怀中婴儿有了深深的厌恶，他刚要将婴儿抛弃在地，而那个叫紫云的孩子忽然对他笑了一下。这笑容是如此地打击了金天仲，他一时竟迷了心智，只管对着婴儿出神。一声老鸦的叫声在门前的树上突兀响起，紫云哇的一声哭了。巧巧把抱来的谷秸燃起，火苗中金天仲泪流满面。黎明无法阻挡地来了。

女人的葬礼过后，金天仲抱着这个自出生连奶也未曾吃上一口的女儿紫云出神。孩子像极了她死去的娘，这让金天仲又略微有些安慰，毕竟她是环和他的结晶啊。他把孩子递给巧巧，说：“巧巧，你费心了。”巧巧接过紫云，眼泪就吧嗒吧嗒掉了下来，怕金天仲见了难受又慌忙抻起衣襟来拭眼睛。金天仲在心底重重地叹息一声。

女人的坟不很大，却是很向阳的。天仲常常坐在女人的

坟前一动不动。他劣质的烟圈中往往会袅袅地走过来环，待他张开双臂却无法拥抱她时，他开始感到了深深的悲哀。

环的娘家人一个也没来，他们依旧记忆着环的不孝，她竟敢违背父命，偏偏嫁到紫云村来。而紫云村金家老祖所处的风水不益：水破天心水不行，败财伤人事事凶。况且环与金天仲属相不合，八字不对，难成就一段姻缘：猪与猿猴不到头，朝朝日日泪交流。男女不能共长久，合家不幸一笔勾。

环为了爱情那么决绝地追随了金天仲，环在离家的那一夜跪在爹紧闭的房门前，说：“爹，娘死得早，我感激你那么千辛万苦地拉扯我们兄妹三个成人；爹，女儿有自己的主张，你就让我去吧。”

张老汉坐在内屋的蒲团上，他又掐又算，真是八字不合无法破解。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闺女！老汉的心里又气又恨又怜，门外女儿的声音一字一字地敲击在他的心上，他想起自从女人走了这些年他一把屎一把尿的艰难，他忽而又发起狠来，始终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环在雪地里跪了许久，她说：“爹，女儿给你磕头了，从今往后女儿生是金家的人死是金家的鬼，你就当没养过我这个女儿吧。”环磕了三个响头，雪花儿沾满了她的额头，又渐渐地化成了水，混合环的眼泪缓缓地流了下来。

环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家门。大门外枯树下等着的金天仲变成了一个雪人，环与天仲抱头恸哭。许久，天仲说：“环，我们回家吧。”“嗯。”环温顺地被天仲牵握着，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印。夜幕中他们终于走远了。

大门外站着张老汉和他的两个十五六岁的儿子。“爹，

我姐走远了，我们回吧。”张震发现爹的眼泪正无声地流下来，弟弟张宇也和他一样无措而又伤心地陪着爹站着。

“那一夜，张家疃的雪可真大啊。”事隔多年张宇还常常对女儿说起。

环走了，紫云被巧巧抱回了家中。巧巧去找村子里正奶着娃儿们的女人，巧巧说：“你让俺娃儿吃饱吧，这没了娘的苦娃。”

巧巧把紫云抱在怀里，紫云小小的模样儿惹了灵儿的好奇，她左看看右看看，仔细地研究着这个才剥离了胎盘就没有了母亲的娃儿。“娘，她为啥叫紫云哩？”灵儿问。

巧巧看着襁褓中紫云细细的眉眼说：“环说她就叫紫云吧，生她前环做了紫云美景的梦哩。”巧巧自语着，她还沉浸在失去了好友环的悲痛里。

林鹏一听竟呆住了，他不是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吗？他凑上前去看紫云，紫云正吮着小手指儿睁着细细的眸子看着他，林鹏的心忽然像被电流触及了一下，打了个激灵。为什么是这样一双眸子呢？像梦中的紫云一样悠悠忽忽，忽远忽近，又清澈干净，她的嘴角竟还挂了一份盈盈的浅笑，浅笑着向林鹏走来。林鹏骇住了，这是梦吗？这难道是一场梦吗？他猛地一转头，他的突兀惊讶了灵儿，灵儿拽住他的胳膊问：“鹏子你怎么了？”巧巧也诧异地望着他。

“没什么。”林鹏说，他不愿说出他也做了同环一样的一个梦，这应该是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被他有点儿甜蜜有点

儿无措有点儿张皇地藏在了心底。从此他记住了紫云，记住了紫云这个名字。

第二天晌午，林志谦和金天亮、林鹏、灵儿去了后山。后山背阴得很，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于老妈的不大不小的坟。坟前荒草丛生，一块石碑立在土中，上面满是岁月的苔痕。林志谦用手抹去了石碑上厚厚的尘土，扯去了爬上来缠绕了石碑的野藤。石碑上的字迹露了出来，十岁的林鹏认得上面的字是“革命烈士于王氏之墓，五零年十月一日立”。

“这是后来立上去的，是上边来了人，说于老妈生前救了十几名革命战士。这些战士返回战场后英勇杀敌，有的成了烈士，有的当了将军，他们是革命的功臣，他们都是英雄。”金天亮又对林志谦说，“这石碑就是她救过的战士成了将军后，感激她的恩情，特意上报军区批复的。”

“我知道，当时将军在部队发了寻找当年被救护战士的名单，我也写上了我的名字，记下了我被救的经过。”林志谦说，“于老妈，林志谦和林鹏来看你了，当年的小谦子来看你了。”林志谦带着林鹏给石碑下的于王氏鞠了躬，然后颇多感慨地长叹一声。人生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谁都无法阻止去走这样的一条道路，只有深化在泥土之中，人的灵魂才有所依靠啊。现在他林志谦老了，虽然从年龄上看他还算年轻，四十七岁也算正值壮年吧，可是他的心却累了。他奇怪当年那个打小日本打老蒋打得踌躇满志的他到哪儿去了，几年前抗美援朝时他不也是生龙活虎的吗？可是这几年人一旦轻闲了，就当真有些不适应了，没有了干劲。过度为革命透支的身体，愈来愈不妥协了，它总是在不显山不露水中，

时刻提醒着他疼痛的所在。身体上的枪眼更胜一筹，下雨阴天潮湿了就往往会痛得他要命。而今天他带着儿子来了了心愿了，他很难想象也不愿去想他今后的生活，革命胜利了，可是还需要有建设新国家的热情啊！热情是有的，和平年代了，让年轻人，让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年轻人们，去拼搏、去闯吧。

林志谦倚着石碑坐了下来，就像他当年依偎着于老妈一样，他眯起了双眼。金天亮摆上了点心，又烧起了冥钱。冥钱在火中化为了飘舞的烟灰，像一个个精灵被风儿带走了，整个山野上一阵柱香的清香袅袅升起。紫云村很怪，整个山前是丁香花的海洋，而山后除却石头和稀落的松柏之外，就是无尽的荒草、野藤和山花。没有丁香的衬托，紫云山的后山寂寥一片。

金天亮和灵儿是不懂鞠躬那一套的，烧过了冥钱后，金天亮带着灵儿跪下，在革命烈士于王氏的碑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回到家时，紫云已在床上睡着了，金天仲坐在一旁看着她。巧巧在饭棚里吱吱啦啦地炒着菜。林鹏就忍不住过去看紫云，睡梦中的紫云仍带着浅浅的笑，就像是一团祥和的紫云覆盖在巧巧的床上。

饭还没有吃完时，金天亮家的院门被推开了，三天前陪同林志谦来的那两个警卫员又回来了，他们冲大伙点了一下头，算是打了招呼。他们中的高个儿凑到林志谦的耳边低声说了些关于部队文工团的事，林志谦竟一怔，他放下手中的碗筷对大伙说：“部队有事，我和林鹏得回去了，你们慢慢

吃吧。”

巧巧忽地站起来说：“不，哥，你说过住几天再走的。”巧巧的眼泪在打转儿。

林志谦说：“别这样巧巧，以后我还会来的，这次是真有急事哩。”他又转头对金天亮和金天仲说，“天亮以后要和天仲相互帮扶啊。天仲你也别太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好在还有紫云长着。”林志谦抚了抚灵儿的头，他重重叹了一口气说，“我，走了。”

大伙送林志谦和林鹏出门，林志谦特意把金天亮叫到一边说：“这是一些钱，不多，你替我送给于老三吧。本是要亲自去看看他的，这样子是来不及了，算是我对于老妈尽的一点儿孝心吧。”

林鹏对紫云有些不可名状的难舍，他在跨出门坎时回头望了望紫云，紫云就突然地蹬着小腿大哭起来。林鹏的心一阵微微的钝痛隐隐地传来。巧巧慌忙去抱了紫云，抱了她也来送行。

在村头分别时，灵儿哭了，她说：“小鹏子，你还没等到看我们这的紫云美景哩。”

林鹏看着她的眼睛说：“我已经看到了，真的，我已经看到了。”这时巧巧怀中的紫云意味深长地眨了一下眼睛。

林志谦和林鹏走出了紫云村芬芳的海洋，像一只必然要起航的船一样，起航了、驶走了。

三岁半的紫云被接到张家瞳，金天仲带领着另外自愿跟